

DOI: 10.19361/j.er.2018.01.03

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的有效性:信贷供求视角的经验实证

贺立龙 黄科 郑怡君*

摘要: 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作为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方式,其有效性体现为信贷支持贫困农户的精准性和助益农户生产与可持续脱贫的定向性。本文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的分层测度,采集农户信贷活动数据,从供求两个方面对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信贷支持贫困农户的精准性与助益农户生产脱贫的导向不明显;金融信息以及学历、生计结构影响农户信贷需求,信息、亲朋关系、收入结构制约农户信贷可得性;贫困农户更依赖非正规信贷,对正规信贷有惧贷心理,正规信贷投放存在“嫌贫爱富”倾向。本文认为,设计“发展型”信贷产品,开拓“亲贫式”信贷业务,有助于强化信贷帮扶的瞄准效果与益贫效应;做好信贷扶贫宣传,破解“信息贫困”,有助于缓解农户惧贷心理;发掘正规信贷扶贫的声誉价值,合理引导非正规信贷活动,有助于增进对农户生产脱贫的信贷供给。

关键词: 有效性;脱贫;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

一、引言

商业性信贷能否支持农户精准脱贫,如何支持贫困农户脱贫,是值得探讨的前沿命题。从全球范围看,信贷向穷人提供生计资金与发展资本,是创造脱贫机会、增加发展权利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商业信贷出于营利及避险动机,又倾向于通过设定高回报率要求或较高的信贷条件,将缺乏还款或资产担保能力的“核心穷人”剔除在外。^①

金融精准扶贫是中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行动,核心举措是信贷支持贫困户发展脱贫。近年来通过放贷对象遴选以及风险补偿机制的构建,信贷扶贫产生一定成效。至2016年,

*贺立龙,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65,电子信箱:helilong2002@163.com;黄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992101464@qq.com;郑怡君,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65,电子信箱:512647572@qq.com。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与施策效率研究”(项目编号:15CJL057)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但文责自负。

①参见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焦点21期:《连接小额信贷和社会安全网项目,覆盖最贫困人口——孟加拉脆弱弱势群体发展创收项目(IGVGD)案例》,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58501468160510331/pdf/334500CHINESE0FocusNote1201ch.pdf>。

中国共发放 2 833 亿元扶贫小额贷款,惠及 740 万贫困农户,获贷比率由 2014 年的 2% 提高到 2016 年的 26.7%。^① 但是信贷资金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产业发展和生产脱贫,成效几何? 这有待客观评估。部分地区出现了诸如商业贷款“嫌贫爱富”、“济贫不达”、“粗投乱放”,以及贫困农户“惧贷”、“盲目借贷”等一些信贷供求偏差所导致的扶贫失灵现象。^②

上述问题的解决及运行偏差的矫正,有赖于对信贷扶贫的重新认知与合理的政策引导。我们将信贷支持农户脱贫的有效性分解为两个维度:一是信贷瞄准贫困农户的精准性,即商业信贷甄别具有脱贫意愿及能力的贫困农户,形成精准扶贫的市场机制;二是信贷助益贫困农户内生发展与可持续脱贫的定向性,即信贷资金投向有市场前景及成长潜力的生产经营项目或人力资本发展项目,实现信贷扶贫可持续。本文采集四川省贫困市县的村户信贷活动数据,考察农户的信贷需求意愿与供给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并区分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进行比较分析,以考察信贷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性与脱贫项目投放的定向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国际学术界关于信贷支持穷人脱贫的讨论由来已久,近 20 年来主要关注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Matin et al., 2009)。Baumann(2001)基于对南非 SMME 项目的检验提出信贷扶贫的挑战,即小额信贷必须精准到达贫困家庭,激活其资产形成可持续生计,为此应转向对资产贫困与生计脆弱性的度量,提升穷人对信贷选择的话语权。Nathan 等(2004)将小额信贷视为缓解“信贷缺失型”贫困的路径选择,强调信贷服务要持续地精准到达穷人,提出政策引导下的商业化信贷扶贫机制。Marr(2004)质疑了小额信贷作为金融扶贫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他将信息纳入信贷减贫模型并用秘鲁案例说明,团体小额信贷为追求商业回报而排斥贫困成员,难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实现精准扶贫。Matin 等(2009)认为信贷扶贫是通过提供改善生计的小贷资产组合,破解穷人生产与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困境,信贷服务应动态性地瞄准穷人需求。Hamada(2010)区分营利与非营利小额信贷,从交易成本视角探讨信贷扶贫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针对穷人信息贫瘠的特点,强调小额信贷综合服务与信息技术的功效。

在经验实证方面,Khatun 等(2012)基于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授信农户的样本数据,选择二元与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运用脱贫的主观测度方法,验证了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其中,信贷额度、组织特征、贷款经历、贷款资产化倾向以及村庄特征对农户脱贫存在显著影响。Akudugu(2012)选择加纳贫困农户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与 Tobit 模型研究信贷扶贫的供求影响因素,发现农户政治关系影响其借贷需求,农业经营状况影响其信贷供给可得,信贷扶贫不能忽略这些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因素。Atuya 等(2015)利用肯尼亚的村户数据研究发现,收入与文化层次较低家庭,以及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更能受益于信贷扶贫。Crepon 等(2015)借助摩洛哥村户借贷的随机试验数据,研究发现小额信贷有助于增加贫困户的农业和畜牧业投资,但经营收益增加会引起务工减少而削弱减贫效应;借贷多用于畜牧购置,反

①李廷霞、张文豪,2017:《金融活水助力精准扶贫》,载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o/2017-02-22/doc-ifyavrsx4757199.shtml>,2月22日。

②张宏斌,2017:《信贷支持贫困户脱贫的前置条件分析》,《金融时报》7月20日。

映了贫困农户借贷的避险动机。Asad 等(2015)基于巴基斯坦 1 132 份村户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健康支出、家庭收入以及居住质量方面,小额信贷改善了贫困家庭的生计状况。

国内对信贷扶贫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多见。早期文献(吴国宝,1998;孙天琦,2001;高灵芝、胡旭昌,2005)关注小额信贷扶贫的机理及实践模式,提出信贷扶贫的产业导向以及市场化运作思路。近十年的文献转向对信贷扶贫效率的实证研究。朱乾宇和董学军(2007)考察武陵山区农户小额贷款行业投向的扶贫绩效,发现相比涉农贷款投向,非农贷款投向更能增加农户收入。刘西川等(2007)基于小额信贷项目区的农户调查,发现小额信贷瞄准目标从低收入户上移到中等偏上收入户,目标上移与贫困户需求不足以及信贷供给的避险倾向有关。王定祥等(2011)运用 Probit 模型检验农户信贷需求以及正规和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有中短期小额需求但满足率低,其中耕地面积、年人均收入、教育支出占比对信贷需求有显著影响,耕地面积、农业生产支出占比对农户借贷选择有影响。林万龙和杨丛丛(2012)对仪陇县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的实证分析表明,贫困户缺乏信贷需求,扶贫型小额信贷未必能瞄准贫困农户。茹玉等(2015)对财政性互助资金、正规金融、私人借贷三种信贷的农户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金融环境、家庭特征、地区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非农经营家庭选择正规金融,距金融机构远的家庭倾向于私人借贷,有生产性借款需求的农户热衷于低利率的互助资金。闵杨和张家偶(2015)指出小额信贷有利于穷人获得资金,促进平稳消费、资产建构、生产自营并提高谋生能力,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小额信贷对家庭福利有积极影响。胡宗义和罗柳丹(2016)运用面板模型检验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发现其能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但对抑制收入不平等收效不大,为此应放开小额信贷政策约束,增加农户信贷服务可及性,改进农户贷款评级授信方式。

关于信贷扶贫的文献可以粗略地总结为如下几个特征:(1)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小规模信贷服务类型,是全球信贷扶贫的主要产品及商业模式(主要是营利性小额信贷)。(2)理论文献对信贷扶贫的有效性及局限进行了辩证分析,提出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小额信贷扶贫失灵可能性。(3)当前研究转向对信贷扶贫效率及其制约因素的实证考察,产生了一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成果,对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及供求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

本文引入农户信贷供求分析视角,对信贷支持贫困人口的精准性与定向性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贫困农户信贷渠道的多元性,我们不再将小额信贷单列考察,而是将扶贫信贷类型区分为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前者包括纯商业银行贷款以及政策性商业贷款,后者包括亲朋借贷、熟人借贷及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信贷资金可以精准流向贫困农户并用于其内生发展脱贫吗?贫困农户是否存在更强的借贷需求,能否得到有效的信贷供给?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扶贫成效有何区别?这是本文研究的三个关联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信贷有效支持农户脱贫的实质是破除贫困人口的金融约束并助其可持续发展,资金应流向贫困农户的生产经营项目,体现助益相对贫困人口发展脱贫的精准性和定向性。

假说 2:贫困农户缺乏货币资金,理论上有高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借贷需求强,可获得信贷供给多,但现实中其信贷供求受到生计方式、信息、信用、社会资本等因素制约。

假说 3:相比授信条件严格、程序复杂的正规信贷,以亲朋借贷、熟人借贷为代表的非正规借贷方式因其灵活性和便捷性更被贫困农户青睐,但受到亲朋关系和社会资本影响。

三、相对贫困测度、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 相对贫困程度的主观测度及其修正

贫困及脱贫效果测度一直是有争议的经济命题。本文探讨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的有效性,因此必须进行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指标测度。绝对贫困存在最低贫困线或官方扶贫标准,^①相对贫困测度更多采用比较评价的方式。学界一般基于收入与财产指标对家庭进行由贫到富排序,从最低的 1/5 到最高的 1/5 进行分层以刻画相对贫困程度。由于收入调查困难,本文拟通过村户主观自评方法确定其相对贫困程度的 5 个层级,再用客观的收入指标将村户分为 5 层,与主观自评的相对贫困分层比较,验证主观自评的精准性。^②

具体而言,考虑到家庭收入调查的信息失真与认知差异,我们主要选用主观自评指标测度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在调研中发现,相比透露收入信息,农户倾向于评价本户在全村的相对贫困程度或相对经济地位,且能对周边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及生计状况做出评价。通过对抽样农户的面对面访谈及问卷信息整理,获得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主观自评值,将其分别标记为“非常贫困”、“较为贫困”、“中等”、“中等偏上”与“富裕”,分别赋值为 1-5,形成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及其动态变化的数据基础,据此进行统计描述与计量分析。

另一方面,我们采集农户的家庭收入以及财产、福利信息,形成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客观指标测度,用于对主观自评指标进行佐证与适度修正。具体为,选择并依据客观的收入指标,将样本农户按相对贫困程度排序(由低到高),参照主观自评体系中的分层占比,对农户收入指标进行分层赋值(1-5),若农户收入指标的分层赋值与主观自评的分层赋值一致,则主观自评分层赋值的真实性得到确认,若与之不一致,则引入房产存量指标,对自评指标与收入指标的相对真实性进行比较评判,房产指标偏向哪类指标,则确定选择这类指标赋值。最终我们得到经过修正的全部样本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分层赋值(1-5),具体见后文。

(二) 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我们基于抽样调研的农户数据,首先进行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精准性的统计分析,即:(1)确定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分层测度值;(2)识别样本农户信贷需求意愿,计算不同贫困层级的农户需求率,观察是否存在“信贷需求意愿随贫困程度加深而增强”的变化趋势,以及对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需求特征差异;(3)采集农户信贷供给可得的信息,计算不同贫困层级农户的信贷供给可得率,观察是否存在“信贷供给可得性随贫困程度加深而增强”的变化特征,以及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渠道资金可得性差异。

然后,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信贷供求两侧的影响因素,检验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支持贫困人口发展脱贫的精准性与定向性。

近年来多数学者采用需求可识别的双变量 Probit 模型研究农户借贷的供求因素(黄祖辉等,2009;程恩江、刘西川,2010;徐璋勇、杨贺,2014;严太华、刘志明,2015)。我们调研发现,部分生计较好的农户未有借贷,主要因为信贷需求意愿不强,并非一定受限于偿还能力

^①按照世界银行对贫困线的定义,一个人每天收入低于维持基本所需标准,即处于“贫困线”以下。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标准为每日生活费约 1.9 美元。中国当前贫困标准约为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3 000 元。

^②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收入分成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

或供给歧视;对农户的相关性检验也表明,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相关系数高达 0.7906,有显著的关联性,因此本文采用需求可识别的双变量 Probit 模型。有文献表明,生计、信贷用途、信息、社会关系均对农户的借贷积极性以及偿付能力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可得性,本文模型构建将考虑这些因素。

假设影响信贷需求、供给的因素分别为向量 X_D 、 X_S ,则有联立模型如下:

$$\begin{cases} Y_D^* = X_D \beta_D + \varepsilon_D \\ Y_S^* = X_S \beta_S + \varepsilon_S \end{cases} \quad (1)$$

(1)式中, Y_D^* 代表农户的信贷需求意愿, Y_S^* 代表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意愿; β_D 、 β_S 为待估参数; ε_D 与 ε_S 服从联合正态分布: $\varepsilon_D, \varepsilon_S \sim BVN(0, 0, 1, 1, \rho)$,其中 ρ 为 ε_D 与 ε_S 的相关系数。

由于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取得信贷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本文假设 $X_D = X_S$,即影响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的因素相同。因此(1)式可简化为:

$$\begin{cases} Y_D^* = X \beta_D + \varepsilon_D \\ Y_S^* = X \beta_S + \varepsilon_S \end{cases} \quad (2)$$

需求意愿 Y_D^* 及供给意愿 Y_S^* 均难以观测与量化。调研仅能取得“是否表达信贷需求意愿”、“可否得到信贷供给”这一信息。因此,双变量 Probit 模型以 Y_D^* 、 Y_S^* 表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以可观测的虚拟变量 Y_D 、 Y_S 表示调研所观测的结果。其中 $Y_D = 1$ 表示农户表达了信贷需求意愿, $Y_D = 0$ 表示农户没有信贷意愿; $Y_S = 1$ 表示农户取得过信贷资金, $Y_S = 0$ 表示农户没有取得资金供给。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和实际观测的虚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begin{cases} Y_D = 1(Y_D^* > 0) \\ Y_D = 0(Y_D^* \leq 0) \end{cases}; \begin{cases} Y_S = 1(Y_S^* > 0) \\ Y_S = 0(Y_S^* \leq 0) \end{cases} \quad (3)$$

选择极大似然法,相应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n L(\beta_D, \beta_S, \rho) = \sum_{i=1}^n \{ Y_D Y_S \ln \Phi_{BN}(X_D \beta_D, X_S \beta_S, \rho) + Y_D(1 - Y_S) \ln [\Phi(X_D \beta_D) - \Phi_{BN}(X_D \beta_D, X_S \beta_S, \rho)] + (1 - Y_D) \ln \Phi(-X_D \beta_D) \} \quad (4)$$

使用相应计量软件,选择相应的估计方法对(4)式进行参数估计。

调研中还发现,农户的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供求存在显著差异。从 β_D 、 β_S 信贷需求看,富裕农户由于信息较充分,呈现出“正规信贷需求主导”的特征,贫困农户受困于信息不足,呈现出“非正规信贷依赖”的特征。从信贷可获得性看,富裕农户还贷预期高、信用好,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强,但贫困农户因为偿贷能力不足,正规信贷满足率低,更多寻求非正规信贷。农户生计与信息充分度不同,在两种信贷类型上的供求表现不同,有必要对两种信贷类型做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不仅考察农户总体信贷(或一般信贷)的供求影响因素,而且进一步调整计量模型与变量,对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进行比较分析。

(三) 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1. 因变量

本文把农户是否表达了借贷需求,信贷服务是否可得分别作为需求方程和供给方程的因变量。农户表达信贷需求的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得到信贷服务的取值为 1,反之为 0。

为识别农户的有效借贷需求,本文采用意愿调查法(黄祖辉等,2009;李金亚、李秉龙,2013)设计调查问卷,在 2016 年 6 月采集了样本农户信贷需求及获得供给的信息,并于 2017 年

6 月进行了样本农户信贷行为及其借贷用途的补充调查。以 2015 年初为农户行为考察始点。

2. 自变量

相对贫困程度是考察信贷支持贫困农户精准性的关键变量。将修正后的相对贫困主观自评分层取值设定为计量分析中的相对贫困测度指标。在总体信贷模型中,该变量为 0-1 变量,相对贫困取值为 0,相对富裕取值为 1。在区分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计量分析模型中,该变量为分层顺序变量,即非常贫困、较为贫困、中等、中等偏上、富裕,取值为 1、2、3、4、5(见表 1)。调查发现,农户收入主要由务农收入、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农业收入所占比例极小,因此仅考虑将商业收入占比和工资收入占比纳入自变量考察。

表 1 变量界定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户主年龄	户主岁数(岁)
男户主受教育程度	男户主的学历(初中或中专以下取值 1,初中或中专取值 2,初中或中专以上取值 3)
女户主受教育程度	女户主的学历(初中或中专以下取值 1,初中或中专取值 2,初中或中专以上取值 3)
家庭总人口	家庭成员总数(人)
相对贫困程度	总体信贷模型中:相对贫困取值 0,相对富裕取值 1;细分信贷的模型中:非常贫困取值 1,较为贫困取值 2,中等取值 3,中等偏上取值 4,富裕取值 5
家庭负担人口	包括未成年及未工作成员数(人)
家庭中长期生病人口	有残疾、慢性病、重病的家庭成员数(人)
家庭中就学人口	处于脱产入学状态的子女数(人)
商业收入占比	家庭年收入中的商业经营收入占比(%)
工资收入占比	家庭年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
与干部关系紧密度	与各级扶贫干部的关系紧密度(不紧密取值 0,紧密取值 1)
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	与亲朋邻里的关系良好程度(关系良好取值 1,否则取值 0)
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	是否从银行贷过款(没有贷款经历取值 0,有过贷款取值 1)
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是否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信贷政策及业务信息(没有怎么了解取值 0,积极了解取值 1)
用于购置生产资料	所获贷款是否用于购置生产资料(不是,取值 0;是,取值 1)
用于进行生活消费	所获贷款是否用于进行生活消费(不是,取值 0;是取值 1)

在家庭人口特征中,负担人口制约生计,病残人口、就学人口影响家庭支出及信贷特征。我们首先选择家庭负担人口,即未成年和老年(退休或不在工作)家庭成员数量作为反映生计负担的自变量。其次,选择家庭病残人口,即存在残疾、慢性病、重病的人口数作为反映农户医疗负担的自变量;选择处于脱产入学状态的子女数作为反映教育负担的自变量。

农户的信贷信息充分度关系到信贷需求能否有效激活,以及信贷供给涉及的交易成本大小。我们设定“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一变量间接度量农户信息充分度。此外,调查农户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这一变量指标有助于刻画农户的信贷熟悉情况、信用特征。

我们用与村干部关系的紧密度、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程度这两个变量表示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情况,前者关系到农户的正规信贷资源可及性,后者与非正规信贷有关。

其他方面,家庭人口特征也会导致不同的信贷行为,因此本文引入家庭成员总数、户主年龄、男户主及女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贷款用途对信贷供求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变量将用于对信贷支持贫困农户脱贫的定向性检验(用途或项目精准性分析)。但由于信息采集困难,难以完整地分类统计农户在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方面的借贷用途。因此本文仅在总体信贷模型中将信贷投向作为自变量。

3. 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样本农户数据是由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与施策效率研究”课题组开展的农村入户调研所得。调研采取抽样选择村户开展面对面访谈的方法,获取样本农户信贷需求及供给的数据信息。调研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 2016 年 6 月,课题组前往四川省内江市书房湾村等地开展农户调研,采集样本农户数据 306 份,但部分信息有疏漏,尤其是信贷用途信息不全;在第二阶段,即 2017 年 6 月,又进一步回访书房湾村等地进行补充性调研,将有效的样本农户数据扩充到 459 份,补充了信贷用途的数据,构成本文用以经验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系列。

四、样本统计分析

(一) 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分层测度取值

基于上文提出的相对贫困测度方法,采集样本农户主观自评与收入及资产信息,按照主观自评由贫到富将农户排序,划分为五个层级即“非常贫困”、“较为贫困”、“中等”、“中等偏上”、“富裕”,赋值为“1”、“2”、“3”、“4”、“5”,计算分层占比,如表 2 前两列。

引入客观的收入指标对主观自评的真实性进行佐证:首先按收入由低到高将农户排序,直接选用主观自评的分层占比将其划分为五个层级,确定各层收入区间,进行标准化赋值。如表 2 的后两列。将每个农户的主观分层赋值与收入赋值相对比,若一致,视为佐证通过,定为最终的相对贫困程度;若不一致,则有待资产指标的判断。计算佐证通过率(佐证通过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与未通过率。如表 2 的中间两列所示。

表 2 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主观自评的收入佐证

基于自评的相对贫困程度测度(1)		主观自评收入指标佐证(用(2)佐证(1))		基于收入的相对贫困程度测度(2)	
自评分层	主观分层占比(a)	佐证通过率	未通过率	收入分层(单位:万元)(按分层占比(b)确定)	分层占比(b)(按主观分层占比(a)设定)
1(非常贫困)	13.73%	80.95%	19.05%	(0,3)(标准化为 1)	13.73%
2(较为贫困)	19.61%	60.00%	40.00%	[3,5.3)(标准化为 2)	19.61%
3(中等)	38.56%	72.88%	27.12%	[5.3,10)(标准化为 3)	38.56%
4(中等偏上)	18.30%	53.57%	46.43%	[10,15)(标准化为 4)	18.30%
5(富裕)	9.80%	73.33%	26.67%	[15,36](标准化为 5)	9.80%

表 2 中处于相应自评分层的农户,若分层未通过收入指标的佐证,则引入房产指标判断主观自评与收入指标的相对真实性。依据房产价值由低到高将样本农户排序,直接选用主观分层占比将其分为五个层级,由此确定各层的资产价值区间,进行标准化赋值。将未通过佐证的样本农户的主观分层赋值和客观收入赋值与资产赋值对比,将二者中更为接近资产

赋值的指标确定为最终的相对贫困程度。最终每个样本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均取得了修正后的测度值,并计算修正后的分层占比。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考虑客观指标而修正后的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分层		
相对贫困程度分层	原主观自评分层占比	修正后的分层占比
1(非常贫困)	13.73%	13.73%
2(较为贫困)	19.61%	17.65%
3(中等)	38.56%	39.87%
4(中等偏上)	18.30%	20.92%
5(富裕)	9.80%	7.84%

注: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分层指标值的中位数为 3,均值为 2.915,标准差为 1.118。

基于修正后的样本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分层测度值,计算中位数、均值和标准差等统计指标,发现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基本呈正态分布,也反映了样本农户相对贫困测度的合理性。

(二) 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穷人需要信贷但更依赖非正规信贷

农户相对贫困程度不同,信贷需求不同。不同贫困层级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如表 4 所示,相对贫困程度与信贷需求意愿强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1 所示。

表 4 不同贫困程度农户对不同信贷的需求							
项目		非常贫困	较为贫困	中等	中等偏上	富裕	合计
总体信贷需求	户数(户)	51	69	144	66	27	357
	需求率(%)	80.95	85.19	78.69	68.75	77.00	77.78
正规信贷需求	户数(户)	21	57	72	54	27	231
	需求率(%)	33.33	70.37	39.34	56.25	75.00	50.33
非正规信贷需求	户数(户)	51	66	123	60	12	312
	需求率(%)	80.95	81.48	67.21	60.71	35.00	67.97

注:需求率(%)=存在信贷需求的农户数/样本农户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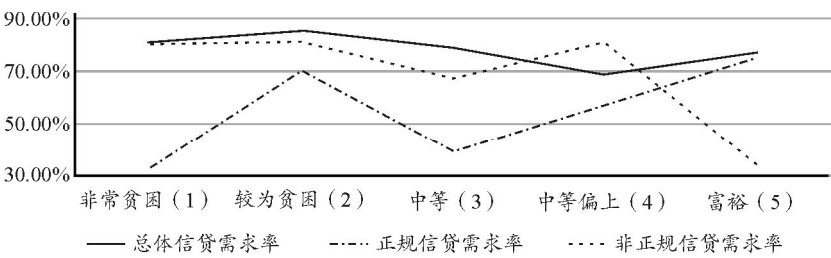


图 1 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率

总体而言,农户总体信贷需求表现出随着相对贫困程度加深而增强的趋势,即农户越穷信贷诉求越强。富裕、中等及非常贫困农户层级的总体信贷需求率分别为 77.00%、78.69% 及 80.95%,需求率随贫困程度加深而增加。但是中等偏上农户层级的总体信贷需求率在所有层级中最低,为 68.75%;较为贫困农户层级的总体信贷需求率在所有层级中最高,为 85.19%。

农户的非正规信贷需求变化遵循上述趋势。富裕、中等偏上、中等及非常贫困农户层级的非正规信贷需求率分别为 35.00%、60.71%、67.21% 及 80.95%,需求率随贫困程度加深而增加。较为贫困农户层级的非正规信贷需求率在所有层级中最高,为 81.48%。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变化则与上述趋势相反,即农户越穷,正规信贷诉求越低。富裕、中等偏上、中等及非常贫困农户层级的正规信贷需求率分别为 75.00%、56.25%、39.34% 及 33.33%,呈现降低趋势。但是较为贫困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率为 70.37%,仅次于富裕农户。

对比样本农户的非正规和正规信贷需求发现,除富裕农户对正规信贷的需求远大于非正规信贷外,其余农户特别是非常贫困的农户对非正规信贷的依赖强于正规信贷。

(三) 样本农户的信贷供给可达:穷人难以获得信贷尤其是正规信贷

相对贫困程度不同,农户获得的信贷供给也不同,二者关系如表 5 和图 2 所示。

表 5 不同贫困程度农户在不同类型信贷供给中的可得性

项目		非常贫困	较为贫困	中等	中等偏上	富裕	合计
总体信贷供给	户数(户)	30	54	138	66	27	315
	供给率(%)	58.82	78.26	95.83	100.00	100.00	88.24
正规信贷供给	户数(户)	0	6	33	27	24	90
	供给率(%)	0.00	10.53	45.83	50.00	88.89	38.96
非正规信贷供给	户数(户)	30	54	123	60	12	279
	供给率(%)	58.82	81.81	100.00	100.00	100.00	89.42

注:供给率=获得信贷供给的农户数/存在信贷需求的农户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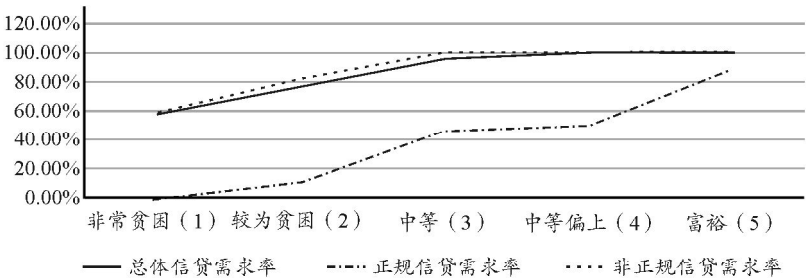


图 2 样本农户的信贷供给率

总体而言,农户获得的信贷供给表现出随着相对贫困程度加深反而减弱的趋势,即农户越穷,获得信贷供给的概率越低。其中,富裕和中等偏上农户层级的信贷需求全部得到了满足。中等、较为贫困与非常贫困农户层级的总体信贷供给率分别为 95.83%、78.26%与 58.82%。

农户获得非正规信贷供给的变化与上述趋势非常相近。但除富裕和中等偏上的农户层级之外,中等农户层级的非正规信贷需求也全部获得了供给。但是较为贫困农户层级的非正规信贷供给率仅为 81.81%,非常贫困农户层级的非正规信贷供给率更是仅为 58.82%。

农户获得正规信贷供给的变化也遵循上述趋势。样本农户的正规信贷供给率随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大幅降低。其中,较为贫困农户层级的正规信贷供给率下降到 10.53%,更为极端的现象是,没有一个非常贫困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得到供给满足。

比较样本农户的非正规和正规信贷供给状况发现,在各个贫困程度层级上,样本农户获得的非正规信贷供给率均大于正规信贷,且相对贫困程度越深,这种差距越明显。

(四) 小结:信贷尤其是正规信贷精准支持穷人的成效不明显

从对样本农户信贷需求和供给两侧的综合统计分析看,尽管农户对信贷的需求意愿随贫困程度加深而增强,但获得的供给满足却随之降低,信贷资源没有更多流向相对贫困的家

庭,即没有实现“精准扶贫”,反而为相对富裕群体“捕获”,陷入“嫌贫爱富”的配置误区。

分类来看,就非正规信贷而言,农户信贷需求及供给获取表现出与总体信贷相似的趋势,非正规信贷未实现对贫困农户的精准供给;就正规信贷来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获得程度,均随着相对贫困程度加深而减弱或降低。正规信贷的精准扶贫成效相对更弱。

五、计量结果分析

(一) 总体信贷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以上方法及模型设定,对总体信贷层面的农户信贷需求与供给可得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解决多重共线性,在前述相对贫困测度结果基础上,将“相对贫困程度”变量划分为两个等级,作为 0-1 变量处理。非常贫困、较为贫困、中等三个等级合归为“相对贫困”,取值为 0;中等偏上、富裕两个等级合归为“相对富裕”,取值为 1。

表 6 农户总体信贷需求及供给可得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变量	需求	供给
	总体信贷	总体信贷
户主年龄	0.083 (0.053)	-0.019 (0.016)
男户主教育程度	3.903* (2.077)	1.638 (1.092)
女户主教育程度	2.410 (2.446)	0.917 (1.659)
相对贫困程度	1.312 (0.923)	1.205* (0.725)
家庭总人口	-0.699** (0.308)	-0.100 (0.203)
家庭负担人口	0.829* (0.468)	0.239 (0.221)
家庭中长期生病人口	0.484 (0.714)	-0.014 (0.317)
家庭中就学人口	0.493 (0.778)	-0.023 (0.362)
商业收入占比	0.334** (0.147)	0.299** (0.117)
工资收入占比	-0.064 (0.111)	0.154* (0.088)
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	-1.006 (0.883)	1.383** (0.662)
与干部关系紧密度	-0.397 (1.000)	0.008 (0.926)
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	0.904 (0.725)	0.074 (0.352)
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120* (1.862)	1.122*** (0.435)
是否用于购置生产资料	8.613 (1312451)	2.262*** (0.814)
是否用于进行生活消费	5.486*** (1.705)	3.153*** (0.502)
最大似然函数值	-44.997	
观测值	459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如表6所示,针对总体信贷的实证结果可表述如下:

1. 信贷需求与供给未体现出显著的发展用途偏向性

就信贷需求反映出来的贷款用途偏向性而言,“用于生活消费”的借贷动机对信贷需求强弱有显著影响,而“用于购置生产资料”的借贷动机则对信贷需求强弱无显著影响。这体现出目前农户的信贷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费驱动而非发展驱动的。农户寻求信贷时对家庭生计的长远发展考虑较少,内生脱贫动力欠缺,因产业而贷、为发展而贷的动机不强。

就信贷供给对发展性项目或资金用途的偏向性而言,“用于生活消费”和“用于购置生产资料”对信贷供给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信贷供给方没有对农户信贷动机或资金用途进行仔细甄别,未对生产发展或产业脱贫类项目给予明显的资金配置倾斜。信贷供给的生产支持导向不明显,制约信贷支持农户脱贫的成效。

2. 信贷需求与供给未体现出支持贫困农户的精准性

实证结果显示,“相对贫困程度”对信贷需求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农户信贷需求与其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关系不大,贫困农户并未比相对富裕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信贷意愿。值得关注的是,“相对贫困程度”对信贷供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进行信贷供给时,金融机构等放贷方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偿付能力较强的客户群体,甚至排斥相对贫困的农户。

综合以上结果,相对贫困农户尽管表现出较强的信贷需求意愿,但更难以得到信贷供给,其在生产经营及发展脱贫上未得到倾斜性质的信贷资金配给,制约了精准扶贫成效。

3. 信贷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

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的信贷需求意愿主要受信息充分程度、家庭特征的影响。

就信息充分程度而言,“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信贷需求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信息在激发农户信贷需求方面的关键作用。贫困农户主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通过亲朋邻里、扶贫干部等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金融政策及信贷业务信息,熟悉正规信贷程序、额度、利率以及非正规借贷的法定标准或风险因素,可以降低因“不知、少知”的信息局限所致“惜贷、惧贷”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借贷积极性。

就家庭特征而言,“男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总体信贷需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户主更容易获得信息,更富有市场开放理念,因而有更强的借贷需求。“家庭总人口”对总体信贷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个解释是,家庭人口越多,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更充足,劳动收入高,弱化了正规信贷需求。“家庭负担人口”对总体信贷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负担人口越多则开销越大,产生较强的信贷需求。“商业收入占比”对总体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从事商业经营产生更强的信贷融资需求。

4. 信贷供给可达的影响因素

农户获得信贷供给的可达性主要受信息充分程度、家庭收入结构以及家庭关系的影响。

就信息充分程度而言,“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信贷供给可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出信息对信贷配给以及农户信贷获取的重要影响。信息充分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提升了农户主动寻求信贷的积极性,增大了获得信贷供给的概率;另一方面有利于信贷供给方了解农户信贷需求、信用状况以及信贷用途,权衡回报与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与业务成本,增加了对信息透明、信用良好、回报可期的贫困农户进行信贷供给的概率。

就家庭收入结构而言,“商业收入占比”、“工资收入占比”对信贷供给可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收入占比”、“工资收入占比”的数值越大,意味着农户有较为稳定的增收渠道和借贷偿付能力,容易获得金融机构及非正规渠道的信贷供给。

就农户家庭关系而言,“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对信贷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扩大农户的社会信息渠道与信用网络,同时表明其具有较好的信用状况,更容易获得信贷供给,尤其是非正规借贷资金。

(二) 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在供求影响因素上的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信贷的扶贫功效,我们将农户相对贫困测度还原为“从 1 到 5”的顺序变量,对非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的供求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农户非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供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变量	非正规信贷		正规信贷	
	需求	供给	需求	供给
户主年龄	-0.014 (0.012)	-0.017 (0.012)	0.001 (0.012)	-0.010 (0.016)
男户主教育程度	0.323 (0.519)	-0.241 (0.518)	1.448 * (0.767)	-0.554 (0.608)
女户主教育程度	0.526 (0.872)	0.298 (0.872)	0.006 (0.899)	0.021 (0.844)
相对贫困程度	-0.383 * (0.226)	-0.066 (0.236)	-0.192 (0.244)	0.482 * (0.274)
家庭总人口	0.229 * (0.120)	0.234 * (0.121)	0.001 (0.126)	0.074 (0.169)
家庭负担人口	0.037 (0.147)	0.050 (0.146)	0.227 (0.168)	-0.104 (0.189)
家庭中长期生病人口	0.296 (0.201)	0.216 (0.200)	0.186 (0.226)	-0.010 (0.238)
家庭中就学人口	-0.457 (0.214)	-0.058 (0.214)	-0.008 (0.216)	0.245 (0.279)
商业收入占比	-0.033 (0.034)	-0.056 (0.034)	0.073 * (0.044)	0.025 (0.030)
工资收入占比	-0.034 (0.054)	-0.045 (0.054)	0.057 (0.054)	-0.077 (0.062)
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	0.341 (0.408)	1.020 ** (0.515)	-0.323 (0.442)	0.074 (0.689)
与干部关系紧密度	-0.990 *** (0.376)	-1.243 *** (0.376)	0.176 (0.479)	-0.123 (0.621)
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	0.283 (0.231)	0.196 (0.237)	-0.171 (0.255)	0.566 * (0.338)
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0.644 ** (0.261)	0.616 ** (0.261)	1.781 *** (0.284)	1.374 *** (0.322)
最大似然函数值	-98.360		-101.697	
观测值	459		459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1. 非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

从相对贫困程度对信贷需求的影响看,非正规信贷呈现出“越贫越需要”的精准性,正规信贷呈现出“贫富偏好中性”。如表7所示,“相对贫困程度”这一变量对非正规信贷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越贫穷的农户非正规信贷需求意愿越强。“相对贫困程度”与正规信贷需求无显著相关性,即正规信贷不能实现对相对贫困农户需求的自动识别。

信息极大地制约了农户的非正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需求。无论非正规信贷,还是正规信贷,“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变量均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金融信息对于促进农户信贷需求意愿的重要意义。农户通过主动向其亲戚朋友或银行等金融机构了解金融信息,能够充分了解获得贷款的程序、额度、利率等,降低了农户由于“不知、不敢或不能”的固有认知或相关经验而放弃信贷需求的概率。

与亲朋邻里的良好关系能增强农户的非正规信贷需求意愿,与亲朋邻里关系差会抑制农户的非正规信贷需求意愿。如表7所示,除“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外,“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需求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家庭人口数越多,产生信贷需求的动机如建房、上学、生病等可能就越多;另一方面,家庭人口数越多,拥有的亲戚朋友往往越多,意味着非正规信贷供给渠道多,强化了农户对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另外,“与干部关系紧密度”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干部关系良好的农户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村干部群体内成员及其亲朋好友;另一类是村干部重点联络的“孤寡”贫困户。前一类往往拥有较稳定的收入以及一定的经济地位,非正规信贷需求较弱,即便有信贷需求也会因干部关系担保而更多寻求正规信贷;后一类农户缺乏亲朋好友等非正规信贷渠道,往往极端贫困,抑制了非正规信贷需求意愿,更多地依赖政府兜底资金。

文化素质和商业收入占比对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意愿有重要影响。如表7所示,“男户主受教育程度”显著增加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一般来说,男户主属于家庭决策者,文化素质越高,越主动寻求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信息,并容易获得相关信息做出信贷决策,强化了家庭正规信贷需求意愿。“商业收入占比”对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资金需求强且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倾向于寻求正规信贷解决经营问题。

2. 非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供给可得的影响因素比较

从相对贫困程度对供给的影响看,“相对贫困程度”这一变量与非正规信贷供给无显著相关性,非正规信贷流向呈现“贫富偏好中性”;但是“相对贫困程度”对正规信贷供给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正规信贷不仅没有实现对贫困农户的精准供给,而且供给对象甚至上移到了更为富裕的农户,呈现出“嫌贫爱富”的信贷配给特征。正规信贷扶贫的回报动机始终强于公益导向。

信息对非正规信贷和正规信贷的供给偏向有显著影响,尤其关系着农户正规信贷供给的获得。无论非正规信贷,还是正规信贷,“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户获得的信贷供给。获取信贷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信贷业务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增强了农户寻求信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利于信贷供给方了解农户的信贷需求,减少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及其他供给成本,增加了获得信贷供给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在直接或间接涉及金融信息显示的相关变量中,“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也能显著地促进农户的正规信贷供给可得性。可以理解为,从金融机构贷款经历有助于增加农户和金融机构的

彼此熟悉,尤其是信贷供给方对农户财产、信用担保状况的了解,增加正规信贷供给。

从其他影响因素看,非正规信贷供给看重人情,与亲朋邻里的良好关系有助于农户获得非正规信贷供给;正规信贷供给的经济回报动机更强,使得家庭经济水平成为关键指标。

如表7所示,“与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能显著地增加农户获得非正规信贷供给的概率。亲戚朋友充当非正规信贷的供给方,往往出于人情动机而提供借款。此外,与亲朋邻里的良好关系作为农户彼此借贷的信息显示机制或信用担保机制,有利于降低借贷交易成本,提升借贷实现概率。“家庭总人口”对非正规信贷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越多,往往意味着农户的亲戚朋友越多,越容易获得非正规信贷供给。“与干部关系紧密度”对获得非正规信贷供给有负向影响。这可能因为,与村干部关系紧密度较高的农户中,“孤寡”贫困户占了主要比重,这部分农户亲朋关系圈子小,缺乏偿债能力,难以获得非正规借贷。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探讨信贷支持贫困农户发展脱贫的有效性,即信贷资金是否流向贫困农户并助其生产脱贫。考察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意愿及供给可达的表现及影响因素,发现:

信贷支持农户内生发展的定向性不明显。农户信贷动机与用途关系到信贷需求意愿,但对信贷供给无显著影响。信贷扶贫针对贫困人口的精准性不足。未有一致证据表明贫困农户释放出更强的信贷需求,但有明确证据反映农户越贫困越不容易获得信贷供给。

农户信贷需求的强弱受制于金融信息以及学历、生计状况,信贷可得性与信息因素、亲朋邻里关系良好度、收入结构相关。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在农户供求两侧有不同表现。

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高信贷扶贫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是设计“发展型”信贷产品,强化信贷帮扶的内生脱贫效应。针对短期消费或生计应急的“保障型”信贷产品在支持农户生产脱贫方面效果有限。信贷机构推出特色产业贷款、土地权利和林权抵押贷款、教育贷款等“发展型”信贷产品,在增加信贷收益的同时,可补充农户资本存量,提升其生产脱贫与可持续生计能力。信贷扶贫与产业扶贫、智力扶贫协同进行,则能强化生产收益回报,引导信贷机构对生产类项目的授信,帮助农户内生脱贫。

二是开拓“亲贫式”信贷业务,提升信贷扶贫的精准性。针对贫困人口的信贷需求特征,开发“亲贫、益贫”的信贷业务,设置贫困者偏向的甄别条件,将信贷资金投向边际收益高、脱贫效应大的贫困户创业就业领域,比如特色资源创业担保信贷、贫困党员创业信贷、技能培训信贷等。通过贫困户资格、资本用途、创业素质、特色资源与市场前景等授信条件设置,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强化信贷扶贫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

三是破解“信息贫困”与惧贷心理,激活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扩增普惠金融农村网点体系,推广互联网金融技术手段,强化信贷扶贫政策与业务宣传,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导贫困农户主动进入信贷市场,克服惧贷心理,释放有效需求信号。同时,做好农户信贷引导,约束不当信贷诉求,规范信贷资金使用流向,管控个别农户因落后思想、不良习惯或发展路径少而形成的“过度借贷”、“盲目信贷”、“超支乱用”行为,防止信贷致贫现象发生。

四是发掘信贷扶贫的商业回报及声誉价值,增加对贫困村户的信贷供给。识别人力资本素质高、生计能力强、有特色资源依托的贫困农户,瞄准其发展生产或投资创业的资本需求,设计和提供潜在商业回报高、风险可控的信贷产品,如“教育贷”、“创业贷”、“电商贷”,

实现信贷扶贫的经济效益。金融机构成立专门的信贷扶贫部门或团队,推出行之有效的信贷扶贫产品与服务,在对贫困农户的精准帮扶中形成显著的声誉效应,提升自身品牌价值。

五是积极引导非正规信贷活动,保障贫困农户生活应急与可持续生计资金。倡导美丽乡村诚信文化建设,探索构建村户信用档案,增加贫困农户信用及社会资本,引导亲朋信贷、村户互助借贷活动健康发展。做好民间借贷最新司法解释的基层传达,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和透明化,强化法治教育与政策宣传,杜绝非法金融和不良信贷。引导非正规信贷资金流向生产,减少人情来往的资金空转。针对无偿贷能力的贫困群体,出台兜底性信贷政策。

参考文献:

- 1.程恩江、刘西川,2010:《小额信贷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了吗?——来自三个非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区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12期。
- 2.高灵芝、胡旭昌,2005:《中国小额信贷扶贫实践模式的综述与反思》,《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3.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2009:《贫困地区农户正规信贷市场低参与程度的经验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
- 4.胡宗义、罗柳丹,2016:《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第3期。
- 5.李金亚、李秉龙,2013:《贫困村互助资金瞄准贫困户了吗——来自全国互助资金试点的农户抽样调查证据》,《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
- 6.林万龙、杨丛丛,2012:《贫困农户能有效利用扶贫型小额信贷服务吗?——对四川省仪陇县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的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7.刘西川、黄祖辉、程恩江,2007:《小额信贷的目标上移:现象描述与理论解释——基于三省(区)小额信贷项目区的农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8.闵杨、张家偶,2015:《小额信贷对贫困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分析》,《商业经济研究》第11期。
- 9.茹玉、张莉琴、林万龙,2015:《财政资金扶持下贫困村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研究——基于24个贫困村互助资金的调查》,《金融理论与实践》第4期。
- 10.孙天琦,2001:《制度竞争、制度均衡与制度的本土化创新——商洛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变迁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
- 11.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王小华,2011:《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5期。
- 12.吴国宝,1998:《农村小额信贷扶贫试验及其启示》,《改革》第4期。
- 13.徐璋勇、杨贺,2014:《农户信贷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11省(区)1664户农户的调查》,《中国软科学》第3期。
- 14.严太华、刘志明,2015:《信贷需求、借贷行为与农户社会网络的关联度》,《改革》第9期。
- 15.朱乾宇、董学军,2007:《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扶贫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6.Akudugu, M.A.2012.“Estim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redit Demand by Farmers and Supply by Rural Banks in Ghana's Upper East Region.” *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 Rural Development* 2 (2):179-190.
- 17.Asad, K. Ghalib, Issam Malki, and Katsushi S. Imai. 2015. “Microfinance and Household Poverty Reduc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ral Pakista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43 (1):84-104.
- 18.Atuya, G.N.2014.“Effect of Microfinance Credi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ousehold Level in Nakuru County.” Unpublished MBA Thesis, University of Nairobi.<http://erepository.uonbi.ac.ke/handle/11295/74736>.
- 19.Baumann, T. 2001.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Background Papers*: 1-20.http://www.tanzaniagateway.org/docs/Microfinance_and_Poverty_Alleviation_in_South%20Africa%20_Baum.pdf.

20. Crepon, B., F. Devoto, E. Duflo, and W. Pariente. 2015.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Those Who Take It up: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Morocco."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7(1): 123–150.
21. Hamada, M. 2010.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Po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Microfinance." *Developing Economies* 48 (1): 1–14.
22. Khatun, M. A., M. A. Islam, and S. Majumder. 2012. "Impact of Micro-Credit Programm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Bangladesh." *Banglades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5(1&2): 115–130.
23. Marr, A. 2004. "A Challenge to the Orthodoxy Concerning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Microfinance* 5(2): 7–42.
24. Matin, I., D. Hulme, and S. Rutherford. 2009. "Finance for the Poor: From Microcredit to Microfinan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4 (2): 273–294.
25. Nathan, O., M. Banga, and M. Ashie. 2004.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Ugand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41: 1 – 32. <http://dspace.africaportal.org/jspui/handle/123456789/29974>.
26. World Bank. 200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ffectiveness of Credit Suppor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and Supply

He Lilong¹, Huang Ke² and Zheng Yiju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redit support proves to be effective in backing impoverished farmers accurately and directionally, helping them in self-production and long-run poverty relief. Based on the layering measurement of farmer's relative poverty level, data was collected on farmer's credit activit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as don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dit suppor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supply and demand. The research has co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ly, credit support shows little significance on its accuracy in backing impoverished farmers, its directionality in helping them in self-production and long-run poverty relief. Secondly, financial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family economic structure affect farmer's credit demand;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relationship with relatives and income structure affect farmer's credit availability. Thirdly, impoverished farmers are more reliant on informal credit and tend to have a sense of fear on formal credit, therefore, formal credit tends to favor the rich and despise the poor. Based on the results, following improvements shall be considered: firstly, "development enhancing" credit products shall be designed, and "poor favoring" credit services can be conducted. Secondly, propaganda on the credit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should be conduct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al poverty" and to eliminate people's fear for formal credit. Lastly, excavating the reputation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formal credit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as well as properly guiding informal credit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impoverished farmers with credits to deal with emergency and to prepare for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words: Effectiveness, Poverty Alleviation, Formal Credit, Informal Credit

JEL Classification: Q14, G20

(责任编辑:彭爽)